

I F O R M O S A

地圖 臺灣

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地圖 臺灣

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 主編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出版

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吳密察
等撰文；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初版。--臺
北市：南天，2007.11

面：公分

ISBN 978-957-638-698-5 (精裝)

1. 歷史地圖 2. 古地圖 3. 臺灣史 4. 圖錄

733.35

96020820



Taiwan in Maps

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

定價1,200元

主編 國立臺灣博物館
撰筆者 吳密察 賴進貴 莊永明 翁佳音 魏德文
李子寧 吳佰祿 李毓中 高傳棋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統籌規劃 蕭宗煌 呂理政
展示規劃/文案 吳密察 翁佳音 賴進貴 莊永明 魏德文
高傳棋 李毓中 羅 斌 李子寧 吳佰祿
李若薇 石文誠 吳靜宜 李淑禎 黃清琦
葉高華

出版者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02) 2362-0190 Fax: (02) 2362-3834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郵政劃撥01080538號 (南天書局帳戶)

國立臺灣博物館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二號
☎(02)2382-2566

GPN 1009603444
ISBN 978-957-638-698-5
版次 2007年11月初版一刷
印刷 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地圖是記錄生活空間的媒介，也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的社會實踐，地圖繪製傳統更是一項有地域性差異的文化技藝。地圖不僅是儲存大量空間資訊的檔案形式，也為透過特定文化想像與文化意識型態，賦予「空間符碼」整體意義的文化方略，以廓清、記錄人們對生存世界的整體認識，並與社會實踐體系串連，成為推動（或阻礙）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的一股潛在力量。地圖的「比例尺度」（scale）或有極大差異，例如地籍圖（及土地權狀）標示了社會基層權利義務關係，畫定地方行政範圍的行政圖標示世襲或官僚管理系統，帝國（王國）領域圖彰顯了政治文化統屬關係，世界地圖顯影地球村格局；但它們都充分反映了地圖與「生活空間」及「生活面貌」的緊密關係。因此，歷數一地相關地圖的歷史發展，也就是在無形之中刻畫了文化面貌的演變軌跡。

臺灣位於西太平洋南北航線上，自古以來即是各種族群交會之地，十六、十七世紀西方現代勢力開始進入東亞時，更一躍為世界史舞臺上的角色，各國商貿、探險家紛紛於此匯集，開啓臺灣近代歷史的新頁，臺灣也開始以各種不同的形象出現於東亞地圖之中；清代、日治時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拓墾及殖民統治勢力，更將視野由海岸逐步推進至內陸與山地，臺灣的地理形勢、物產、自然生態、生活風俗也逐一繪入東、西方不同風格的地圖中，聚落及社會發展的滄桑也歷歷在目。地圖不僅記錄，也見證了臺灣近代以至現代的連續性歷史發展軌跡。

近年來，由於重新發現、認識臺灣本土歷史文化的風氣，使許多國內外的相關資料與檔案也格外受到重視。重新認識臺灣的歷史文化不僅是這項知識考掘的一部份，更是重新凝聚臺灣鄉土文化元素，展現臺灣旺盛生命力的一環。臺灣地圖的搜羅與詮釋也在此風潮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受到研究者、文化工作者的青睞，成為當代推展本土文化教育不可忽視的一項工作。

「地圖臺灣」特展是國立臺灣博物館經過一年多閉館整修之後重新開幕的首檔展覽。內容以宏觀的角度呈現臺灣地圖在不同時代與不同文化中的各種風貌與面相。展覽以主題區隔出七個主要的單元。「發現探索」單元呈現自十六、十七世紀到現代，各種東西方風格迥異的臺灣地圖與時代的關係。「描繪解讀」則深入數幅代表性的臺灣地圖，解讀其中隱於符號下的故事。「滄海桑田」單元呈現地圖所反映的時空變遷、「地圖科技與東西方地圖文化」單元呈現東、西方地圖製作傳統的差異與地圖科技的時代演進，「臺灣產業史地圖」、「臺灣番地圖」二單元則回顧「產業地圖」與「番地圖」兩類主題地圖的歷史。最後，「小小地圖看世界」單元運用場景復原的手法，配合互動裝置，為兒童觀眾營造一個寓教於樂的地圖學習環境。

地圖以線條、圖像和符號記錄我們對生活空間的豐富感受，時光的推移造就了環境空間變遷，也改變了人類的感觀味蕾，臺灣數百年來的滄桑史話就這麼捲進一頁頁的地圖中。翻索這些地圖，臺灣這片土地亙古濃郁的香味，依舊動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教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前主任委員

陳其南



地圖是協助我們了解周遭鄉土或遠方異國的生活空間的重要認知管道，在地圖的世界裡，我們的視野或聚焦、或無限擴大，而現代人類生活世界擴張的經驗，猶如一幅跨世紀「地圖發展史」的文化歷史寫照。由空洞至巨細靡遺，由口傳想像至如臨其境，由不輕易示人的探險機密資料轉變為背包中人手一冊的袖珍旅行指南，這些地圖製作及消費之法則與內涵，從當代的視野看來，似乎極為平常，但卻是歷經數世紀發展而產生的文化結晶。

臺灣潛居西太平洋，南島民族雖在數千年前即已在此生根拓展，但以自給自足為核心的生活風格，以及「外群人總是危險的象徵」這類尋求獨立裁判權的意識型態，使他們對群體生活空間與格局的擴張，抱持了一種「長周期的淡然」態度。

臺灣在十六、七世紀時因緣際會的躍上東亞國際舞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長程航海冒險與國際物資流通模式的歷史性結合，使當時參與東亞國際社會的人士在認知與空間活動能力上都獲得了「空前的擴張」，而將臺灣納入這一波遠方異土生活空間的探索行列之中。

如何在茫茫大海中找到航向臺灣的通路，再將沿途的水文、資源與物產、補給中繼站、得以利用或儘量避開的人群資料繪錄於圖上，以供己方航海貿易者、探險家參考，這是十六、七世紀時近代東方地圖大量出現的主要考量。有關於臺灣地理形象、風土民情的地圖與文獻，也伴隨著出現於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是中國、日本等國。各國前來臺灣不同的航線、貿易探險型態、異文化認知，造就了不同的臺灣地圖形象，也奠定了臺灣近代在東亞，甚至是世界體系中不可替代的角色。而後隨歷史變遷的腳步逐漸加快，我們也目睹了臺灣地圖形象逐漸定型化與因應廣泛不同需要而漸次出現的各類地圖兩者並進的「臺灣地圖史」後續發展，探索之圖、治理之圖、資源豐饒之圖、原漢關係之圖、滄桑故事之圖、賞心悅目之圖，蔚為大觀。

近年來，「臺灣地圖史」如同「臺灣圖像史」一般，由傳統上較不為人注意的研究邊陲地帶，逐漸吸引了許多不同領域的尖端研究者投入，也為臺灣文化歷史研究創造了更廣闊的視野，發掘了許多知識寶庫。本書付梓雖拖延甚久，但多面相的角度、地圖與圖像、文物所交織成的「文化歷史故事」，期待能真正突顯、營造「地圖作為臺灣整體文化歷史脈絡的一部份」這項必要的文化想像空間。

國立臺灣博物館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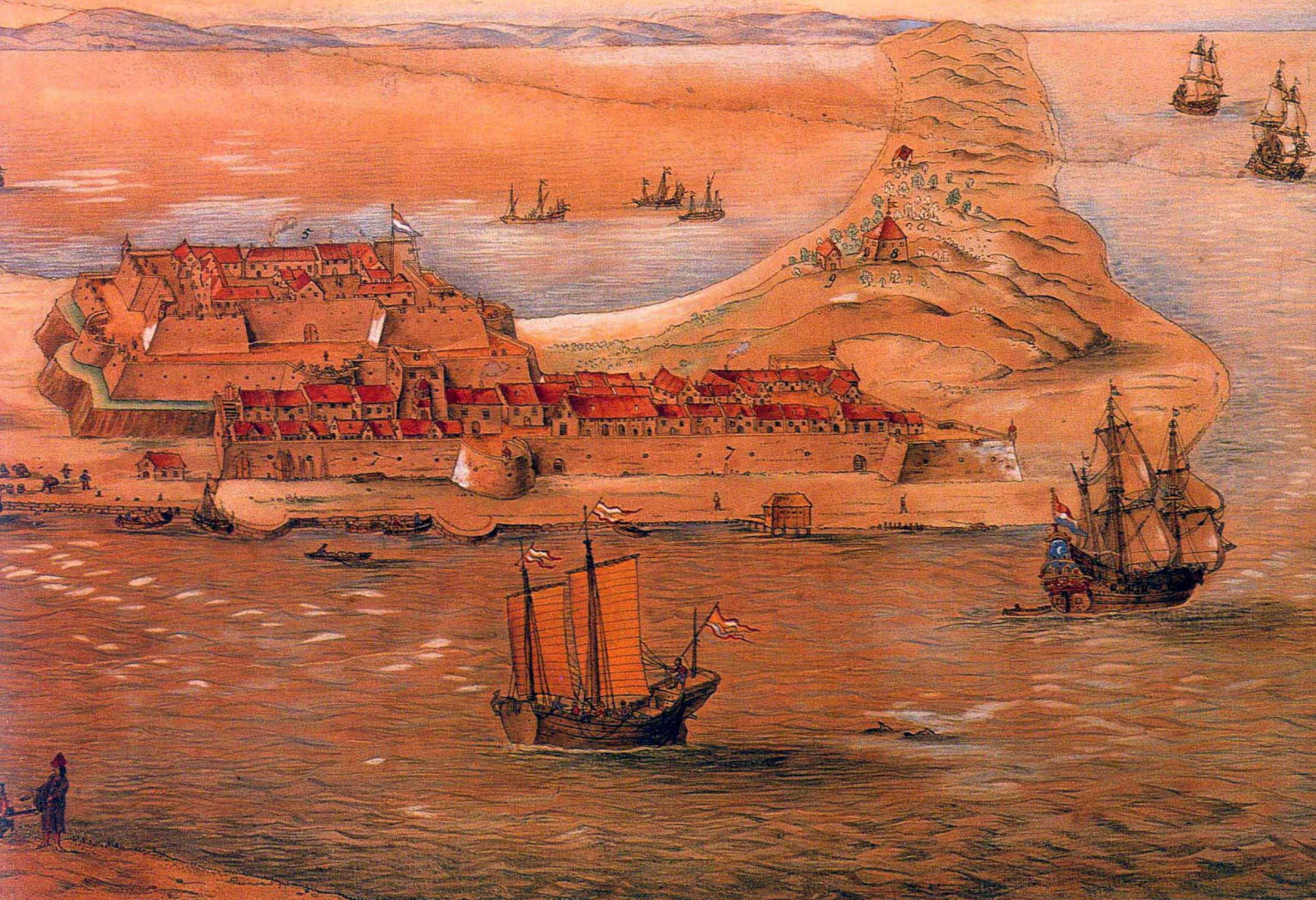
蕭宗煌

目次



序一	陳其南	vii
序二	蕭宗煌	ix
<hr/>		
撰 文		1
1. 導論——地圖與臺灣：四百餘年來的臺灣地圖史		2
2. 國立臺灣博物館16、17世紀館藏臺灣對外關係資料介紹	李子寧·吳佰祿	36
3. 地圖不迷路——打開東亞世界地圖的捲軸，臺灣的嶄露頭角	李毓中	70
4. 從傳統到現代——數位時代下的古地圖再現	高傳棋	82
<hr/>		
圖 錄		99
1. 探索·統治·消費：臺灣的地圖歷史		100
2. 斯土斯民：古地圖裡的故事		164
3. 化及蠻貊：原住民族與地圖		176
4. 臺灣產業史地圖		216
5. 滄海桑田：地圖與歷史變遷		234
<hr/>		

撰文



1

地圖與臺灣

——四百餘年來的臺灣地圖史



本文原為「地圖臺灣」特展導覽手冊主體內文，該書現已絕版，然其內容頗有助於讀者對臺灣地圖史的深度認識，故刪減多數影像、少數內文以後，重新刊錄於此，以饗文史研究者同好。

地圖是記錄生活空間的媒介，也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的社會實踐，地圖繪製傳統更是一項有地域性差異的文化技藝。地圖不僅是儲存大量空間資訊的檔案形式，也為透過特定文化想像與文化意識型態，賦予「空間符碼」整體意義的文化方略，以廓清、記錄人們對生存世界的整體認識，並與社會實踐體系串連，成為推動（或阻礙）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的一股潛在力量。地圖的「比例尺度」（scale）或有極大差異，例如地籍圖（及土地權狀）標示了社會基層權利義務關係，畫定地方行政範圍的行政圖標示世襲或官僚管理系統，帝國（王國）領域圖彰顯了政治文化統屬關係，世界地圖顯影地球村格局；但它們都充分反映了地圖與「生活空間」及「生活面貌」的緊密關係。因此，歷數一地相關地圖的歷史發展，也就是在無形之中刻畫了文化面貌的演變軌跡。

臺灣位於西太平洋南北航線上，自古以來即是各種族群交會之地，十六、十七世紀西方現代勢力開始進入東亞時，更一躍為世界史舞臺上的角色，各國商貿、探險家紛紛於此匯集，開啓臺灣近代歷史的新頁，臺灣也開始以各種不同的形象出現於東亞地圖之中；清代、日治時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拓墾及殖民統治勢力，更將視野由海岸逐步推進至內陸與山地，臺灣的地理形勢、物產、自然生態、生活風俗也逐一繪入東、西方不同風格的地圖中，聚落及社會發展的滄桑也歷歷在目。地圖不

僅記錄，也見證了臺灣近代以至現代的連續性歷史發展軌跡。

近年來，由於重新發現、認識臺灣本土歷史文化的風氣，使許多國內外的相關資料與檔案也格外受到重視。重新認識臺灣的歷史文化不僅是這項知識考掘的一部份，更是重新凝聚臺灣鄉土文化元素，展現臺灣旺盛生命力的一環。臺灣地圖的搜羅與詮釋也在此風潮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受到研究者、文化工作者的青睞，成為當代推展本土文化教育不可忽視的一項工作。

「地圖臺灣」特展是國立臺灣博物館經過一年多閉館整修之後重新開幕的首檔展覽。內容以宏觀的角度呈現臺灣地圖在不同時代與不同文化中的各種風貌與面相。展覽以主題區隔出七個主要的單元。「發現探索」單元呈現自十六、十七世紀到現代，各種東西方風格迥異的臺灣地圖與時代的關係。「描繪解讀」則深入數幅代表性的臺灣地圖，解讀其中隱於符號下的故事。「滄海桑田」單元呈現地圖所反映的時空變遷、「地圖科技與東西方地圖文化」單元呈現東、西方地圖製作傳統的差異與地圖科技的時代演進，「臺灣產業史地圖」、「臺灣番地圖」二單元則回顧「產業地圖」與「番地圖」兩類主題地圖的歷史。最後，「小小地圖看世界」單元運用場景復原的手法，配合互動裝置，為兒童觀眾營造一個寓教於樂的地圖學習環境。

地圖以線條、圖像和符號記錄我們對生活空間的豐富感受，時光的推移造就了環境空間變遷，也改變了人類的感觀味蕾，臺灣數百年來的滄桑史話就這麼捲進一頁頁的地圖中。翻索這些地圖，臺灣這片土地亙古濃郁的香味，依舊動人。

第一單元 發現探索

東海神仙島、蠻荒惡地，東洋貿易據點，世界經濟奇蹟，不同時代的臺灣歷史身影，人們對臺灣土地格局的觀感及了解程度也頗有差異。從古代到現代，東西方風格迥異的各式主題地圖呈現出數百年來試圖了解與記錄臺灣土地與生活風貌的努力。

1. 臺灣的發現與探索

十六世紀初歐洲打開東方貿易通路之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陸續來到東亞，臺灣逐漸成為西方注意目標之一，開啓西方人認識探索臺灣的契機。中國人或許早已知道臺灣的存在，但直到十五世紀以前依然缺乏確切的知識，直到十七世紀前後才慢慢揭開她神秘的面紗。東番、雞籠山、淡水洋、北港、Formosa、Tangarruan、Tajjouan，這些互異的臺灣稱呼，反映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對臺灣島的認識與了解。各時期東西方風格迥異的種種地圖之繪製，表現出一連串發現探索臺灣的歷程。

(1) 西方人眼中的臺灣

浮現世界史舞台

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相繼展開海外擴張事業後，臺灣開始被歐洲人所「發現」與「注視」；臺灣也因此開始出現在十六世紀葡萄牙、西班牙二國人所繪製的地圖中，被稱為美麗之島（Ilha Formosa）。西、荷二國人未入據臺灣前，臺灣基本上是原住民社會，但並非完全封閉，中國人、日本人稍早已來到這裡

活動，尤其在十六世紀後半漢人海商或海盜興起後，一波一波劇烈地衝擊著臺灣原住民社會。

在歐洲諸國中，葡萄牙、西班牙是最早興起的海權國家；由於二國海外勢力的擴展，也擴大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十六世紀末之前，葡、西二國長期獨占海外貿易事業，二國製圖師所繪製的地圖，具有相當程度之精確性。不過，葡、西二國爲了保持其海上競爭之優勢地位，往往將這些較精確的手繪海圖視爲機密文件，因此，出版流通於世的地圖集中，經常無法及時呈現完整正確之地理資訊。這也充分說明：擁有「地圖」及異地地理知識，猶如握有一把無形的「權力鎖鑰」。

西方地圖上最早出現臺灣，就目前所知，是1554年葡萄牙人Lopo Homem手繪的世界地圖。在這張圖上，臺灣(I. Fremosa)被單獨畫成一島。1597年，西班牙人所繪的「呂宋島、福爾摩沙及中國的部分沿岸圖」中，臺灣則被畫成一長方形之海島。兩圖均顯示葡萄牙與西班牙人對北部雞籠、淡水以及南部一帶已有相當認識。當時雞籠(基隆)、淡水以及打狗(高雄)爲漳泉海商、海盜往來呂宋、日本必經之地。而且，漳泉海商與澳門葡萄牙人、馬尼拉西班牙人往來頻繁，所以，兩圖很可能是融合這些漳泉人的知識，與葡西人親身見聞的結果。稍後，荷蘭人林斯豪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於1596年所出版的《東印度水陸誌》(*Itinerario*)一書，主要是參考葡萄牙東印度地區的文獻資料編寫而成，書中所附東印度圖，亦屬葡萄牙系統海圖，不過較機密的正確海圖因未廣泛流通，所以此圖對臺灣、琉球一帶的認識較模糊。

東西航路的會合點：臺灣

十七世紀初，荷蘭人沿著葡萄牙的航線，繞過非洲好望角，再經印度洋來到東方；但西班牙人則是先西行穿越大西洋到美洲墨西哥，再航渡太平洋來到亞洲貿易。有趣的是，荷、西兩國各自繞了地球半圈，居然於十七世紀二〇至四〇年代在台灣交會，一南一北！此時，台灣可謂位居世界東、西航路的會合點之一。荷蘭人透過台灣、爪哇進行歐亞之間的貿易，西班牙則越過大西洋與太平洋，進行亞、歐美之間的生意。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紀三、四〇年代以前，台灣東部是西班牙人由馬尼拉前往日本貿易時會經過的路線，此後臺灣東部稍爲世人所遺忘；及至十八世紀中葉，西方人開始熱衷太平洋探險，東部台灣又重新爲西方人所探索與發現。

早期殖民與貿易：荷西時期的測繪與記錄臺灣

踵繼葡萄牙、西班牙人開拓東方貿易之後，十七世紀二十年代荷蘭、西班牙二國分別佔據臺灣南北二端，以外來者的角度，對臺灣進行更多面向與更精確的探索與描繪。兩國佔領期間，曾分別對中國沿岸、澎湖島、臺灣西岸南部的大員(今臺南安平)、北部的淡水河下游、雞籠(今基隆)等地之沿海與港灣廣泛進行測繪，並留下不少臺灣原住民之記錄。荷、西二國重商主義的殖民統治，使臺灣成爲當時東亞國際貿易的重要中繼站。

十六世紀中葉前的臺灣，島上主要的生活人群是原住民，他們被視爲野蠻未開化的「生番」，社會停留在漁獵自給自足的原始狀態。明末中國海商或海盜興起，並衝擊臺灣社會，使臺灣原住民社會開始產生較劇烈的變動，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

又將此衝擊更形擴大，把原住民社會納入其國際商貿網絡之中。荷蘭人自1624年來臺後，對所控制之區，留下一些尚稱準確的測繪海圖、全島圖。目前所知荷蘭人所繪最早的臺灣全島圖，為1625年諾得洛士（Jacob Noordeloos）手繪之地圖。范德阿（Pieter van der Aa）約在1727年印行的臺灣圖，西岸輪廓、地名清晰可辨；此外，荷蘭牧師法連太因（François Valentijn）編寫之大部頭書《新舊東印度誌》中，收錄有我們常見的臺灣全島圖。兩圖雖然都刊印於十八世紀初，但圖中的地理資訊，基本上仍是荷蘭治臺時期所實測調查所得。荷蘭人所印行的各種地圖中，最詳細者，應屬范可倫（J. van Keulen）「閩粵沿海省分及臺灣島航海圖」（Pas-kaart van de Chines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 Formosa），此圖很清楚標示全島東西岸的地名、中央山脈一帶原住民番社，以及島上的交通路線，值得我們仔細閱讀與譯寫成現在地圖。

西班牙人於1626年佔領臺灣雞籠後，也開始對北部一帶展開測繪工作，由目前留存的手繪地圖來看，西班牙人對當時雞籠一帶港灣輪廓的描繪，可以說還蠻準確的。此外，西班牙人亦於同時繪有臺南安平一帶的港灣、人文地圖，反映西班牙相當注意臺南荷蘭人的佈置。又，1626年，維拉（Pedro de Vera）的手繪地圖，臺灣島整體形狀類似一紡錘，澎湖群島則形似一個半月形的島嶼，彎曲在南，呈現紅色，是指今天的馬公，表示良好的船隻停泊港。

想像的福爾摩沙國

自臺灣被西方人「發現」後，歐洲便開始有一些描寫臺灣的文字與圖像。這些異國的觀點，經常充滿了西方人對東方異國情趣（exoticism）的想像，但也使臺灣

的形象愈顯得多元有趣。十八世紀初，一位自稱為臺灣原住民王子的西方人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azaar），在英國出版了一本有關臺灣歷史、民族誌的書《福爾摩沙島歷史與地理的描述》（*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這本偽書在當時驚動歐洲上層社交圈，先後刊行多國語文的譯本。此書內容多為憑空想像，是當時歐洲人的「東方想像」之作。出版後不久，即被許多人抨擊為滿紙無稽之談。不過，撒瑪納札可能也從到過臺灣或亞洲其他地區的歐洲商人或傳教士的口傳或報告中，得到一些臺灣與附近地區的資訊，而把這些資料混雜放入書中。例如，書中所附的一張福爾摩沙島地圖，其描繪手法應該多少也參考了當時西方所流行的臺灣地圖。

耶穌會士來臺實測繪圖

撒瑪納札的“偽書”問世後數年，1714年（康熙53），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Joseph Marie de Mailla）、德瑪諾（Romanus Hinderer）與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三人奉清康熙皇帝之命，到澎湖、臺灣實地測繪地圖。此行所寫之文字紀錄與相關地圖，後來寄回耶穌會，並收錄於1720年在巴黎出版的《耶穌會士書簡集》第十四集（*Lettres edific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XIV. Recueil*）。此文可說是繼17世紀荷蘭公司德籍牧師康地丟氏（George Candidius）之後，另一波重新認識臺灣之風潮的開端，且影響深遠。馮秉正等人足跡並未及於臺灣東部，因此所繪的臺灣全圖只有西部地區，東部呈現空白，而且在圖上標示出臺灣島東西部的界線（limite），

此即清代中文史料中所謂的「番界」。馮氏的觀察記錄日後也成為典型的臺灣形象，臺灣東部乃蠻荒之地的刻板印象不斷出現在日後西方人的記錄當中。

(2) 中國人眼中的臺灣

漢人之眼：古代中國的異境想像

成書於戰國至漢初之間的《山海經》一書，代表了古代中國的神話式世界觀，書中描繪的稀奇古怪之異域各國，也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對遠方異境異國的想像。《山海經》所呈現的異境觀，也表現在中國輿圖的內容上。例如，一直到清乾隆八年（1743）彩繪的「乾坤萬國全圖」，在中國東南洋面上，仍標示出“女人國”、“長人國”、“長臂國”等充滿神話色彩的地名，與中國關係密切的“琉球國”甚至被註記：「國無禮節，不知時日，視草木榮枯以計歲」。顯示中國這套異境想像延綿數千年之久。此外，中國歷代的職貢圖，常將前來中國朝貢的異域各邦描繪成野蠻人的形象。臺灣的原住民也出現在清代的職貢圖與風俗圖中，其形象大多是披髮、裸身，或以獸皮蔽體；但卻也會有文獻強調原住民風俗淳樸、與世無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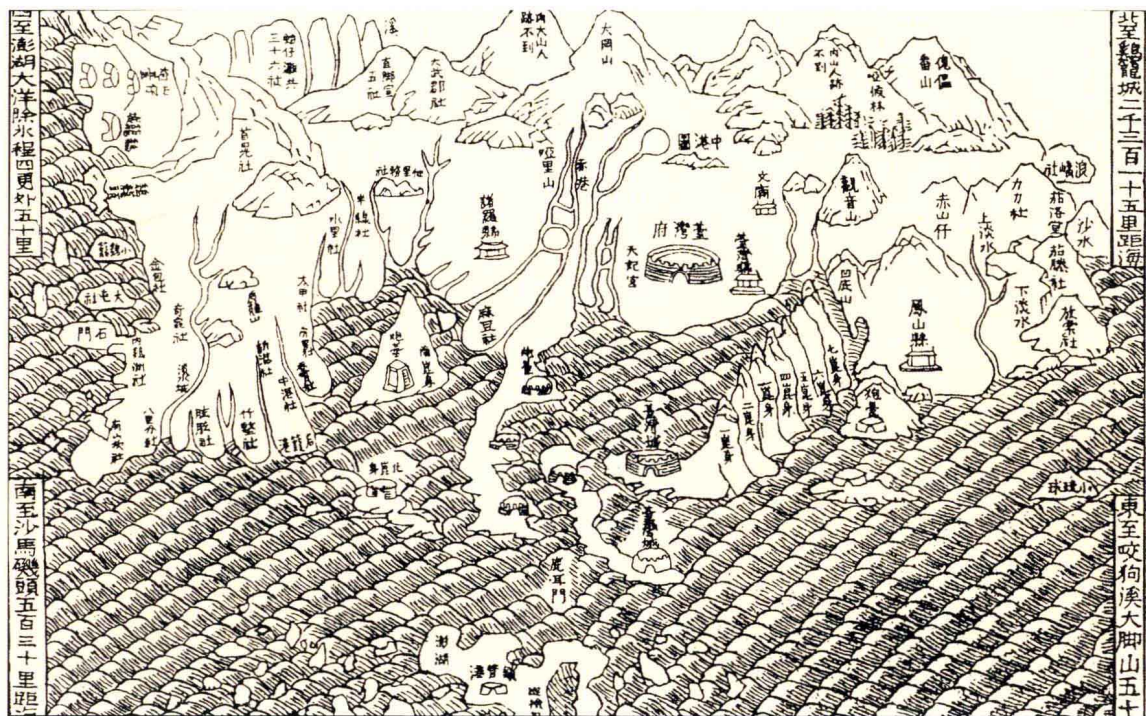
若隱若現的臺灣：十七世紀以前中國地圖中的臺灣

中國宋元明時期，航海技術更為發達，泛海華人逐漸形成一套以指南針的「針路」概念為核心的海洋地理知識系統，並將其船隻航行所及的範圍，分為東、西兩洋。“東洋”約指日本到婆羅州一帶，“西洋”則泛指由婆羅州往西到鄭和所抵的非洲東岸。到了十九世紀，東、西洋概念，則因世界性地理知識的擴展而與以前

大異其趣，“大東洋”概指今太平洋，“小西洋”則為印度以西到非洲東岸一帶，“大西洋”即為今日之大西洋。明末出版的《東西洋考》，就很清楚地表列了十六、七世紀中之東西洋航路與國家。很有意思的是，臺灣地位特殊，不在東洋各國之列，亦不屬中國版圖，而與澎湖同樣位於東洋的中心位置，扮演著微妙的角色。

宋元明中國古籍與輿圖中，琉球、大琉球、小琉球的名稱常不斷交互出現，用來標示臺灣到琉球一帶的群島。然而，當時刊行輿圖中，所標示的琉球地名，若仔細去看，有時候不是標在現在臺灣島的方位上，有時候則是難以研判究竟是指何地，這都顯示，直到明末，中國古地圖上的臺灣本島仍未被清楚定位。輿圖上的小琉球，往往是指琉球的久米島。如此現象，一方面也顯示了直到明代，中國官方對臺灣的認識仍相當模糊。

北宋年間（1098–1110）成書的《歷代地理指掌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歷史地圖集。全書共44幅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是其中第一幅。本圖右側的海面上散佈著許多島嶼，當中有“琉球”。另一幅「唐十道圖」，在福建泉州外海上標示出“琉球國”。二圖中的琉球，顯然都不是現在的臺灣。明嘉靖32–36年（1553–1557）羅洪先《廣輿圖》中的一張「東南海夷圖」中也出現有“小琉球”、“澎湖”名稱，若仔細對照文脈，可知這個小琉球不是臺灣，臺灣並未出現於圖上。嘉靖40年（1561）胡宗憲、鄭若曾編纂《籌海圖編》中的「輿地全圖」也繪出“琉球”、“小琉球”，此大小琉球仍不是指臺灣，反而是小琉球右邊尚有一不知名之島，才有可能為臺灣。大約同時期的「福建沿海山沙圖」中，東南洋面上繪出釣魚嶼、彭加山、雞



康熙23年(福建通志)台灣府三縣圖

籠山等地，應可斷定是臺灣島一帶。稍後，明萬曆21年(1593)所繪「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在圖的右下角，呂宋北方繪有「琉球國」，此琉球國，如前所述，是指今天的琉球。

萬曆36年(1608)出版的《三才圖會》中，收錄了一張「山海輿地全圖」，是依據利瑪竇世界地圖改繪而成，圖中在海南島北方畫了“琉球”。萬曆38年(1610)《方輿勝略》中的「西半球圖」，則畫了“大琉球”與“小琉球”，旁邊仍繪有一不知名之島，位置與臺灣相當。由此顯示，明代的輿圖中，大琉球、小琉球、琉球國的名稱常交互出現，也增加了判斷其是否為臺灣的難度。有趣的是，對臺灣、琉球一帶認知的混淆不清，也與當時西方地圖中將臺灣與琉球附近常畫為二、三個小島相符。明代末期也出現有三島型的地圖，崇禎9年(1636)陳組綬所繪的「皇明大一統總圖」中，臺灣被繪成北為雞籠澹水、中為北港、下連澎湖的上下相接三島。

臺灣島的出現：清代地圖中的臺灣

清代為應軍機與行政管理，有關臺灣的各種中文地圖開始大量增加。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74年繪製的「坤輿全圖」中，首度在清代地圖中出現了“臺灣”二字，甚至也標出了近傍的小琉球島。自此以後，臺灣在中文的輿圖中已不見上下相連三島的形象，而正式以一個島的姿態出現。另外，對琉球、台灣一帶的認識也開始較為清晰。

臺灣入清代版圖後，全島的地圖也相繼出現。但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張清代臺灣全島圖，則是未入版圖之前，約康熙3年(1664)所繪製、描繪極為簡略的「明鄭臺灣軍備圖」，僅著重在鄭軍勢力範圍的臺南安平一帶。

康熙23年(1684)編纂完成的《福建通志》中「臺灣府三縣圖」，可能是清代方志中最早的一幅臺灣全島圖。康熙35年(1696)高拱乾《臺灣府志》中收錄的「臺灣府總圖」，應該是承襲前述「臺灣府三縣

圖」的輪廓，但圖上的河川、地名相對增加。清代後來陸續編修之地方志書中的臺灣地圖，大抵均沿用「臺灣府總圖」此一圖，而在圖面上略有增刪。

除地方志書中的木刻印刷地圖外，也有單張以山水彩繪方式繪成的地圖，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張是約成於康熙38—43年間（1699—1704）的長卷軸「康熙臺灣輿圖」。以後，清政府又陸續繪製多張彩繪本卷軸臺灣輿圖，例如「雍正臺灣輿圖」、「乾隆臺灣輿圖」、「乾隆臺灣民番界址圖」、「道光臺灣輿圖」等等。長卷軸的山水彩繪地圖，亦為清代台灣地圖史上特色之一。

(3) 十九世紀末的探險與資源探勘

「黑金」的吸引力：開港通商前西方的臺灣探勘

十九世紀，東西方勢力角力愈形激烈，西方各國基於戰略、經貿、研究調查、傳教等考量，重新重視臺灣的重要性，絡繹不絕前來，其足跡甚至深入內陸山腳地帶及內山原住民社會。十九世紀臺灣之所以引起西方各國的覬覦，所謂的「黑金」——煤礦的吸引力無疑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因素。臺灣位於中國海，以及西太平洋南北貿易線的中點，是當時重視「太平洋政策」的西方列強有意爭取的中途補給站；再加上十九世紀西方商用、軍用蒸氣船皆以煤為主要燃料，盛產煤礦的臺灣雞籠（基隆）自然就成為外人垂涎之目標，其中尤以英、美二國最為積極。

1845年，英國指派海軍上校R. Collinson前來繪製澎湖群島海圖，並繞行臺灣島。據說他曾辨識出島上最高山，將之命名為Morrison。此後，西方人便沿用Mt. Morrison之名來稱呼玉山。二年後，英國

再派D. M. Gordon上尉與美國軍官視察基隆煤礦，將樣本寄送回國分析，並撰寫報告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此後，基隆煤礦遂廣為人知。西方人對基隆煤礦的覬覦也引發清廷的警覺，回絕英國採購基隆煤礦的要求，理由是臺灣並不開放通商，外國人無權要求進行貿易活動，並聲稱開採會破壞附近墓地的風水。

英國之外，美國也同樣積極地覬覦基隆的煤礦。1854年，打開日本門戶的美國海軍准將Matthew Perry，為了想在日本及中國海找到中途補給的加煤站，也派遣Mecedonian號船長Joel Abbot連同軍需船Supply號航往基隆，調查福爾摩沙島上的煤礦位置，並測繪相關地圖。此行所記後來收錄在1856年出版的《美國艦隊遠征中國海域與日本記》（*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書中並收錄有一張福爾摩沙島地圖（The Island of Formosa），為目前所知美國人所繪最早的臺灣地圖。

進入內陸：西方旅行者的臺灣探索

臺灣在英法聯軍天津條約簽訂後，於咸豐8年（1858）起陸續開放安平、滬尾、雞籠與打狗等港口對外通商貿易。開港後，西方人紛紛前來，對臺灣的記錄與描繪也更深更廣。來臺西方人描繪的重點，初期多集中於幾個重要的沿岸港口，如滬尾、雞籠、打狗、安平等地。慢慢地，他們逐漸將足跡踏入臺灣內陸，甚至深入偏遠的山區與原住民生活空間等中文文獻中很少記載的地方。

十九世紀以後來臺的西方人涵蓋許多類型，包括外交人員、海關人員、傳教士、學者、商人、攝影師、記者等。因為成員背景複雜多樣，其寫作方式與關注焦

點各有不同，呈現出的內容便相當豐富多元。在好奇異國文化與「蠻荒探險」的趣味心驅使下，這些西方旅行者或觀察家的筆下呈出現另一幅與傳統華人記載截然不同的臺灣景象。

博物學者郇和 (Robert Swinhoe) 的旅行

郇和於1856年首度來臺，進行短期鳥類觀察，1858-66年間以外交官身分長駐臺灣，1864年升任英國駐打狗領事，並持續進行生態觀察。他廣泛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及各學刊發表關於臺灣與中國的自然史調查見聞，使西方人對臺灣的鳥類與動物生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他在臺期間，有過二次較有意義的長程野外採集旅行。第一次由淡水出發，沿大漢溪上溯，抵達桃園泰雅族人居住地區；第二次則由打狗出發，到達六龜附近。其後即有更多的科學調查人士或團隊陸續前來，如1866年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贊助進行臺灣水文測量工作，科靈烏 (Cuthbert Collingwood) 亦於1866年來臺進行生態調查，美國人類學者史帝瑞 (Joseph Steere) 於1871-75年多次來臺進行民族學與植物調查，1882年英國 Marchesa 號調查船更完成了環島科學調查。

利之所趨：必麒麟 (William A. Pickering) 與陶德 (John Dodd)

臺灣開港後，海關稅務機構及西方洋行紛紛進駐各口岸，茶、糖、樟腦等臺灣重要物資也開始大量出口進入國際市場，海關雇員及洋商也是此時與本地人接觸較密切、較易了解臺灣民情的西方人，必麒麟與陶德兩人則是其中最著名者。

必麒麟在1864至1870年先後任職於打狗海關、安平海關及怡記洋行 (Messrs. Elles & Co.)，他通曉漢語，多次遊歷或奉

派至內陸及原住民地區，留下許多19世紀臺灣內陸地區的生活、風俗記錄。例如，他曾於1865年至荖濃河流域六龜平埔族、布農族人地帶遊歷，對當地生活風俗、族群關係留下了珍貴的記錄。

陶德是一位蘇格蘭茶商與貿易商，於1864年抵達淡水，開始他在臺數十年的商旅、踏勘生涯。1868年他聘請福建製茶師傅到臺北大稻埕精製烏龍茶，隔年即由其所屬寶順洋行以“Formosa Tea”的名號外銷美國，打開了臺灣烏龍茶的國際市場。此外，他又於1865年承租位於苗栗內陸山腳、臺灣最早開採的出磺坑油井，但其後清政府以外商無權在臺採礦為由，關閉該油井。最後Dodd更出任美國駐臺領事官員，直至日治政府來臺。

臺灣通：李仙得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臺灣洋面季風、颱風盛行，近海暗礁亦多，加上水文探測資料亦不充足或流傳不廣，通過船隻稍一不慎即易發生海難，歷來臺灣海峽、東海岸船難事件頻傳。道光年間英艦 Anne 號船難，57名船員中43名遭殺害，即曾釀成外交事件。臺灣開港後，各國船隻往來更為頻繁，船難事件紛起，演成外交爭端之事例則以1867年美國商船羅發號 (Rover) 船難，及因琉球漁民船難而起之1874年「牡丹社事件」最著。

李仙得於1866年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掌理廈門及臺灣四處通商口岸外交事務。1867年美商船羅發號於臺灣東岸紅頭嶼 (蘭嶼) 外海失事，漂流至鵝鸞鼻龜仔用社 (Koaluts) 海岸，部份船員遭原住民殺害，李仙得奉命來臺處理此一外交爭端，並與瑯嶞十八社頭目卓杞篤 (Tauketok) 訂立協議，擔保其後於此遇難

外國船員之安全，並預計於附近覓地築營壘，保障船隻往來安全。李仙得嗣後於工作報告中不僅詳述其深入番地之見聞，又於1870年匯製了一張中、英文並列的「臺灣與澎湖地圖」(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China)，圖中明顯的由南至北畫出一條縱貫臺灣全島的「土番地界」線，以及另一條南北縱貫交通線，本圖成爲其後許多西方人繪製臺灣全島圖的主要參考藍本。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際，他已改任日本政府顧問，並以〈臺灣番地是大清中國版圖一部份嗎？〉(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文主張清政府勢力未及臺灣山地，其言論獲得當時日本主戰派之歡迎。

鵝鸞鼻燈塔的創建：畢齊禮 (Michael Beazeley) 的南端之行

李仙得處理Rover號事件時，雖已提出於龜仔角社海岸一帶築營壘保護來往船隻安全之議，但清政府直至「牡丹社事件」引起更大的國際風波後才正視這項問題。1875年時任職於清廷工部的畢齊禮受命來臺勘察建燈塔之地點。地點選定於當時西方人稱爲「南岬」(South Cape)的鵝鸞鼻，鄰近的南灣(西方文獻稱爲Kwa-liang Bay)洋面因暗礁遍佈，且岸上原住民不喜外人接近，故被當時西方航行者視爲危險地帶。

畢齊禮此行由中國海關人員及臺灣本地官員(首任恆春縣令周有基)陪同，一行共41人由打狗沿陸路南行，來回共計11日。畢齊禮在1884年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這段艱險的勘察之行，包括沿途所見清軍與原住民之間的征戰(中國文獻中的“獅頭社番亂”，清末開山撫番戰爭的一環)、自然環境(包括臺灣各口岸條件均

欠佳的評述)、原住民部落衝突、與原住民交涉的過程，並繪製了一張旅程示意圖(Formosa, Southern Part)。圖中南部平原地區爲蔗糖生產區，山區及東海岸爲原住民地帶，且正如畢齊禮所言，當時對東部後山幾乎一無所知。

攝影師湯姆生 (John Thomson) 的六龜之行

十九世紀後半，攝影技術發明以及新聞傳播事業活絡後，也吸引了西方新聞工作人員來到臺灣，湯姆生即爲其中翹楚，他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臺灣早期影像。

湯姆生於1871年4月與長老教會牧師馬雅各牧師 (James Maxwell) 一起由廈門搭汽船來臺，於打狗及臺灣府城短暫停留後，即展開爲期10餘日的荖濃河流域視察記錄之旅，馬雅各牧師沿途視察平埔族醫療傳道的成果，湯姆生則用像機記錄了平埔族人的生活風貌。他們由府城出發，途次新化拔馬社 (Poah-be，今那拔里)、內門木柵社 (Baksa，今木柵村)、旗山柑仔林 (Kamana，今大林里)、甲仙匏仔寮社 (Pau-ah-liau，今寶隆村)、甲仙埔社 (Kasan-po，今甲仙村)、六龜荖濃社 (Lalung，今荖濃村)，而抵達六龜里 (Lakoli，今六龜村)。湯姆生所造訪的這些內陸平埔族聚落，據說許多是屬於西拉雅平埔族遷徙而來，與漢人雜居，部份部落甚至已深入番地，但生活慣習仍保留頗多傳統色彩。

他在1873年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此次旅行的見聞，文中並附一張「南部臺灣地圖」，本圖基本上以李仙得1870年所繪製的臺灣地圖爲藍本。但更重要的是，湯姆生約於同一時間出版了相關攝影集，使臺灣當時的景像在西方世界中留下深刻的印象。